春秋經傳比事

春秋經傳比事卷六

閩 林春溥 鑑塘

僖公下

二十有二年癸未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朐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説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穀梁曰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内諱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羊曰偏

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

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有三年甲申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作閔下同○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穀梁曰不葬何也失民也以其不教民戰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九月晉惠公卒國語作十月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

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
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
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
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
否辟不敏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
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
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
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將適齊國語曰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盍速行乎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國語曰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小人是懼公弗聽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國語曰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

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國語曰公子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國語曰負羈言於曹伯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公弗聽及宋國語曰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君其圖之襄公從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

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國語曰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公弗聽及楚楚子饗之國語曰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

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國語曰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

乃送諸秦

國語曰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國語曰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環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今子與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他日公

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乙酉○晉文公重耳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杞桓公姑容元年春王正月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十二月國語作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國語晉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

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耉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
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
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
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
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
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
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
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
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
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
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
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
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
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
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國語曰襄王使大宰
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
諸宗朝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
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
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
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
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
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王其善之樹於
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

雖王出在鄭
晉侯納之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者不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國語曰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王又弗聽初甘昭公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秋七月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

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晉侯夷吾卒杜註曰文公定位而後告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
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
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
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
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

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國語曰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

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儀子屈禦寇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衞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衞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有六年丁亥○衞成公鄭元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速公羊作遬盟于向穀梁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公穀並作巂弗及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而不恐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秋楚人滅夔（公羊作滅隗下同）以夔子歸（穀梁曰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

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戊子春杞子來朝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夏齊孝公卒齊世家曰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秋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穀梁曰楚人者楚子也其稱人何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己丑○齊昭公潘元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即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

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大夫不敵君也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
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
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
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
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

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
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貞子對曰寡君
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
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
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

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
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
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
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
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楚殺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
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子玉子）與子西使
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
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即大心）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文十年傳曰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衞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

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陳侯如會 公羊曰後會也穀梁曰于會受命也

公朝于王所 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穀梁曰鄭之名失國也衛元咺出奔晉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公羊曰文公逐衛侯而立

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衞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衞侯得反曰叔武殺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

陳侯款卒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穀梁無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天王狩穀梁作守于河陽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穀梁曰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傾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公羊曰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穀梁曰此人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以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公羊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穀梁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有九年（庚寅○陳共公朔元年）春介葛盧來（穀梁曰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穀並公字）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公羊作狄）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

秋大雨雹爲災也

冬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辛卯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公羊曰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及公子瑕穀梁曰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公羊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以爲不臣也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國語曰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公說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國語曰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晉人秦人圍鄭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

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國語曰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埤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有一年壬辰春取濟西田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國語曰反既復命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公子遂如晉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注曰郊春事四卜則入夏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若曰無賢人也猶三望公羊曰三望者何望祭也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唯大山爾河海潤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七月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有二年癸巳春王正月

○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甲午○晉襄公驩元年○鄭穆公蘭元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

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公羊無師字）于殽（公羊曰其謂之秦何曰狄之也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微之也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

倒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癸巳葬晉文公（穀梁曰日葬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穀梁作訾樓公羊作叢）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胥臣）使過冀見冀缺

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郤芮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先軫子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穀梁日小寢非正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隕霜不殺草穀梁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 李梅實公羊曰不時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

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經傳比事卷六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七

閩 林春溥 鑑塘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卽位（穀梁曰繼正卽位正也）

二月癸亥（公羊有朔字）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事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王使毛伯衞來錫公命

晉侯伐衞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衞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衞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人伐晉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並作髡）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

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

大子大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丙申○楚穆王商臣元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

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公羊曰處父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梁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穀梁作穀盟于垂隴公穀並作垂斂○穀梁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國語曰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

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曰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衞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公羊曰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

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傳在雨螽之後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公羊曰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傳在陽處父救江之後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公穀並無以字救江穀梁曰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

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夏逆婦姜于齊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

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

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傳伐秦之役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冬成風薨

附錄（秦本紀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穀梁曰兼歸之非正也賵已早而含已晚）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穀梁作毛伯）來會葬

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初鄀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先且居臼季皆

卒

附錄竹書洛絕于河

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狐偃子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穀梁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史記曰從死者百七十人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

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敎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

亞卿焉秦大而近兄以爲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傳在晉殺處父之後）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穀梁作夜）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

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公羊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七年 辛丑○晉靈公夷皋元年○秦康公罃元年 春公伐邾

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遂城郚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 宋大夫公孫固殺成公宋世家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

將人共殺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與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眛以師奔秦○穀梁曰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

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狄公羊作狄侵我西鄙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也其娣聲己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

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壬寅○宋昭公杵臼元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

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公羊有伊字）雒戎盟于暴

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羊無而字）丙戌奔莒（穀梁曰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

故諱而日之也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穀梁曰司馬司城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

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癸卯○周頃王壬臣元年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春毛伯來求金穀梁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毛伯衞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杜註曰經從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二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穀梁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冬楚子使椒（穀梁作萩）來聘（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葬曹共公

十年（甲辰○曹文公壽九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夏秦伐晉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抉其僕以徇或謂子舟（無畏字）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十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麇（公羊作圈）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彭生（公穀並無仲字）會晉郤缺于承匡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秋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曰狄者何長狄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穀梁曰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

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衞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十有二年丙午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公羊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之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 公羊作遂 來聘 公羊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

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羊作運下同○穀梁曰稱帥師言有難也

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

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公羊作世室屋壞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公羊無公字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公穀並無公字鄭伯會公于棐公羊作斐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有四年戊申○楚莊王旅九年○陳靈公平國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穀梁作許伯）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宣元年傳曰陳共公之卒）

楚人不禮焉故陳黜公受盟于晉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　公羊作接菑　于邾弗克納　穀梁曰是郤克也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晉趙盾　公羊作郤缺穀梁作郤克　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

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子儀）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襄二十六年傳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穀梁曰奔大夫不言卒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

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在高哀來奔之後○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穀梁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公羊曰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討宋昭叔姬爲罪也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 己酉周匡王班元年齊懿公商人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夏曹伯來朝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

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

人門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

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

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

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

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

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穀梁曰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曰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 庚戌○蔡文公申元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穀梁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

公爲厭政以甚矣公羊曰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曰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

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作處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

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
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
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十有七年辛亥宋文公鮑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
曰何故弑君國語曰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宋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猶立文公而還卿不
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名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

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
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
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
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
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
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
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
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
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
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
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閒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
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

質焉

秋公至自穀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冬十月子卒公羊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

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羊曰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穀梁曰惡宣公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公羊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
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
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

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
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
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
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
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
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敎也曰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
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經傳比事卷七終